

人间物语

在尘埃里开花

| 夏正文 |

江南小镇和桥。镇农贸市场后面，有一条小巷，不长，也不宽，车来人往，嘈杂热闹，巷名和《诗经》有关，叫蠡斯巷。

国仁和阿珍就在这条蠡斯巷的巷口，摆摊修理拉链、衣服，聆听从时间深处传来的吟咏。

东街大妈拿一件衣服来，阿珍接过，用皮尺量量，把衣服衣摆放宽或是裁剪，再放缝纫机上走一遍线，旧衣焕然一新。

西街的大爷拿来一只破包，让国仁换一条拉链。国仁接过仔细检查，或修或换，包包又起死回生。

日子就这样如水流过。忽有一天，一粒石子投进了水里，在小镇人的心里激起几朵浪花。

有人在电视里看到了吴国仁、朱阿珍的身影。

画面上，蠡斯巷口摆修理摊的国仁，竟然捧出了一卷卷用布包裹着的拉链头，总计1万零三套。

有人不感，拉链头不能吃、不能喝，也不能换钱，费尽精力来收集这个东西有啥用？

记者也这样问朱阿珍。阿珍朴实回答，国仁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就只有点收藏的爱好，我不忍心不支持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吴国仁在原济南军区服役，从事专职通讯工作，获过军区通讯报道一等奖，被部队荣记三等功。退伍不久，便与朱阿珍相识。每次见面，国仁总给阿珍带一本书，给她读书里动人的故事。

别人眼里无用之物，在有心人眼里却是宝贝。吴国仁把收藏的拉链头，分门别类地用胶水粘贴在棉布上，申报上海基尼尼斯纪录获得成功。

1994年5月，国家邮电部为陶都宜兴发行了一套《宜兴紫砂》的邮册，里面收录了顾景舟、蒋蓉等陶瓷名家的紫砂作品邮票。

从小喜欢集邮的吴国仁也购得了一册。闲暇时他经常把邮册拿出来，一页页翻看欣赏。有风吹过，一只蝴蝶不知从何处飞来，悠悠停立在邮册的紫砂壶图片上，静美而灵动，瑰丽而斑斓。吴国仁看着，心里觉得这本集邮册还可以变得更生动、更厚重。

这天夜里，吴国仁失眠了。他摇醒阿珍，告诉了他的梦想。阿珍也惊醒了，摸摸他的额头：“你是不是发烧了？”

请紫砂泰斗给一个小百姓题词、签名，那是嘴吃鼻子——难。

国仁没吭声，但阿珍知道，这男人想做的事，十头牛也拉不回。

这是江南的四月，春寒料峭。陶都丁蜀的街上，虚掩的顾家大门响起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。宜兴紫砂工艺厂会计、顾景舟大师的侄媳吴菊芬女士闻声开门。一个身背肩

包、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站在门口，身上浅显灰尘的痕迹，手上还留有血迹。

吴会计有点吃惊，眼里满是惊愕。

中年人介绍，他叫吴国仁，是本市和桥镇的一个陶瓷艺术的爱好者，今天骑自行车三十公里的路程，专程来拜访顾景舟大师，请他在《宜兴紫砂》的集邮册上题词、签名。

吴会计的脸色松弛下来，问他手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？吴国仁用衣袖擦了擦因赶路而冒汗的额头，如实回答，在来大师家的路上，和逆行的骑车人碰撞倒地擦伤。吴会计这才松了口气，赶紧从花架上拿下一瓶红药水，轻轻地用棉签蘸着药水为他清理伤处，再细心地给倒上云南白药粉。

微微药香在心间弥漫，令吴国仁很是感动。可让人失望的是，吴会计坦诚相告，老人家生病卧床，无法满足他的要求。看着吴国仁败兴的神情，吴会计有点同情，思虑了一会，答应让他见一下顾老。

随着卧室门打开，吴国仁看到顾大师仰卧在床上，微闭双眼，鼻孔插着氧气管，旁边有人陪护。吴会计凑到顾老的头边，一字一句说：和桥的紫砂爱好者来看您了。

顾大师慢慢睁开眼，脸上呈现微微的笑容，“哦。谢……谢！”

那一瞬间，吴国仁突然为自己的自私而自责。为不影响顾老休息，向顾老祝福后，他赶紧告辞。可这时，顾老气息微弱地对他说：“拿……拿来，我题。”话虽轻微，却很坚定。说着，顾老做了一下起身的动作。在一旁的吴会计赶忙说：“爹爹，你要多休息，今天就不写了吧。”顾老摇摇头，在吴会计和家人的帮助下，还是喘着粗气艰难地坐起身。

原来，刚才吴国仁和吴会计的对话，顾大师都听到了。

顾老让吴国仁凑近他，“你不容易，几十里路骑自行车，还跌……跌了一跤，凭这，我这个日薄西山之人，也要……如你一愿。”

顾老话音微弱，吴国仁两眼欲泪：“顾大师，今天就不劳您了，等您养好身体，日后我再来看您。”大师摇摇头，眉头紧锁，“以后恐怕没……没机会了。”吴国仁把眼投向一旁的吴会计，只见她扶着公公，两眼含泪地向他微微点头。

家人把一张短脚小方桌放在顾老床上，以充书桌。吴国仁赶紧把邮册呈放于桌，掀于扉页。顾大师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有了一股精气神，眼睛也亮堂了些，接着，从容运笔，在邮册的扉页上留下了“钟灵毓秀”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。

这四个字就此成为吴国仁一生对大师德艺双馨的感佩，也成为他收集陶艺名家的

陶外笔墨、丹青素心的精神支柱。

约莫两个月后，一代紫砂艺术泰斗顾老溘然长逝，消息传来，吴国仁潸然泪下。

有一篇文章是这样描写吴国仁去景德镇拜访瓷坛名家的，“门铃响起，我打开门，只见一个身背双肩包，手拉拉杆箱的男同志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门口。来人自我介绍，他是江苏宜兴人，名叫吴国仁，已坚持多年，收藏和荟萃中国陶瓷艺术家的纸上艺术。说着，他卸下肩上的双肩包，打开拉杆箱……”

文章作者是原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刘培金先生，他在文中写到初次和吴国仁见面的印象，特别提到吴国仁打开双肩包和拉杆箱的细节。

吴国仁的双肩包、拉杆箱，装的不是换洗衣服、洗漱用品，而是比他生命还珍贵的宝贝。

这里也有一个和箱包有关的细节。

那是吴国仁第一次去景德镇，拜访时年93岁的中国陶瓷国宝级大师王锡良先生的场景。

费尽周折找到王老家的吴国仁，说明来意后，卸下肩上的双肩包和手上的拉杆箱，疲乏地蹲下身子，打开箱子，从箱包里拿出一本本用棉布精心包裹着的宣纸册页。他小心翼翼地翻开册页，里面一个个都是宜兴知名陶艺家的题词。

王老从边上端来一张小方凳，塞在吴国仁的身下，说：“宜兴兄弟写的字好，做的紫砂壶也好有名，我要向客地的兄弟学习啊。”然后，他走到铺着书画毛毡的大工作台前，凝神屏气，悬腕执笔，在册页上写下一幅天然真趣的“画字书法”：泥火传承。

这幅书法，是瓷和陶的相互致意，也是吴国仁收集的《景德镇陶瓷名家翰墨精选》的开山之作。阳光照进屋来，暖暖的，当老人落下最后一笔时，吴国仁抬起头，看到案头悠悠吐香的幽兰。

后来，老人和家人说，能这么珍惜笔墨的人，即便他是骗子，我也心甘情愿地被骗。

现在，吴国仁历时20年收集的景德镇宜宜兴陶瓷名家“书画卷”全部完成，两卷共41册（宜兴21册，景德镇20册），宜兴顾景舟、蒋蓉、徐汉棠、徐秀棠、汪寅仙和景德镇的张景寿、王锡良、王隆夫、周国祯等360多位中国陶瓷艺术名家的书画作品，辉煌一体。周令钊、常沙娜、沈鹏、韩美林、言恭达、孙晓云等艺术大家欣然题跋。

和桥蠡斯巷口，国仁和阿珍依然守着鞋修摊，换着拉链，修着衣裙，在烟火的红尘中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忆林

一只竹编的提篮

| 陆勤方文 |

一清早，朋友圈里的一组照片，让我心底里有点儿酸楚的感觉，鼻腔里涌动起了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。

那是关于竹编的记忆。

朋友圈里的照片内容，是放置在马路边的几叠竹编制品，用来晾晒菜干啥的，还有是做这些竹编制品的老人，已经有73岁了，老腰硬挺着，不能下弯、蹲坐，所以，就在旁站立着。大概是看见有人在关注他的作品，老人脸上是笑着的。那些竹编制品不贵，无论大小，10元一个，朋友圈发照片的兄弟买了一个。

其实，日常生活中，因塑料制品的大量存在，原先那些竹、木制品，已经很少出现。那个兄弟买一个竹编制品，估计也是为了一种念想，一份早年的记忆。

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，由父母亲抱着，到大泖奚家浜的一个老亲人家，认了个“寄爸”。而且，还取了个蛮好听的名字，叫“宝明”。

寄爸寄妈其实是有个儿子的，只不过是痴呆症，只会叫“奶奶、奶奶”。因为是第一个孙子，寄奶奶始终如一地宝贝着他。

我应该和痴呆儿同年，那时候还一起吃过寄妈的奶。好像是因为近亲，所以，生了个痴呆。寄爸寄妈后来又生养了一女一儿，倒是很正常的，还挺健康。

我考上大学的那年，老娘领着再一次去了奚家浜。痴呆症的兄弟看见我还很高兴，呀呀地喊着。相信他是认得我的，或许也会记得幼儿时一起在地上爬来爬去。

早些年每到逢年过节，我和弟弟都会去寄爸寄妈家。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总会带着个寄爸弄的竹篮子啥的。

农闲时候，寄爸总在摆弄着各式各样的竹编制品，记忆中凡乡下农家要用到的东西，寄爸都会做。大到箩筐、竹凳，小到提篮、团匾。一般人家要到农资公司去买的竹编制品，寄爸都会自己做。我知道，寄爸做的那些竹编制品，大多数是别人家要弄的。扛根毛竹来，或者拖几根杜竹来，寄爸就得忙个没完。左邻右舍，乡里乡亲的，相互照应着，便是一份亲情，一种风尚。寄奶奶总会这么唠叨着，也算是一种风景。

我那个时候上大学，算是很少有的风光。寄爸寄妈也很开心，还教育着妹妹、弟弟也要好好读书。寄爸还同往常一样，送了一大一小的两只新编竹篮，还说要让我放学了回家割草喂猪喂兔子。竹篮子里和原来不同的，竟然还有一个用毛竹节竿做的笔筒。笔筒的里里外外都用砂皮打磨过，还抹上了桐油，贼亮。我知道，寄爸的心思，都在这个笔筒上面了。

寄爸是肝脏毛病过世的。那年，我已经参加工作许多年了。那一段时间里，我的痴呆症兄弟也走了，寄奶奶也走了。寄爸走以前，还在家里摆弄着他的竹编制品。办理完了丧事后，我挑了一只寄爸新编的竹编提篮，算是留一份念想。寄妈也说，好的，就拿个提篮去吧。

在乡下农家，竹编制品，是用来劳动的农具，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竹编制品好像已经很少出现了。朋友圈里的照片，或许也是很偶然的一种相遇。只是，让我想起了奚家浜，想起了一直在摆弄竹编的寄爸。而且，我最有印象的，还是寄爸说的放学了，记得去割草。

唉，还能再找得到那一只竹编的提篮吗……

大地点灯
国画 冯杰